

OLD PICTURES OF NINGBO

影舊舊波寧



主編
寧波出版社

哲

夫社

寧波舊影

Old Pictures of Ningbo

主編 哲夫

寧波出版社

序

如同每一棵大樹都有自己的年輪，每一座城市也有記錄自己歷史的方式。這些“年輪”有的被深埋地下，有的被時間的流水衝刷得無影無踪。深埋在地下的，或許還能重見天日；而那些被衝走的，則或許從此了無痕跡。正因為如此，這本《寧波舊影》就顯得非常寶貴，十分難得。

旅居香港的寧波幫人士哲夫先生，多年來以鴉片戰爭以來散見於海外報章雜誌的、與故鄉和祖國有關的圖片及明信片為收藏目標，廣泛搜求於世界各著名的拍賣行與街頭古舊書肆，每有所得便欣欣然如獲至寶。哲夫先生的收藏目的，不是圖謀一本萬利、待價而沽，也不是希冀奇貨可居、孤芳自賞。他是為了收藏歷史，是為了警醒後人毋忘國恥，是为了再現歷史、溫故知新、續往開來。出於這樣的夙願，近年來哲夫先生編輯出版了《百年滄桑》、《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舊上海明信片》等大型圖片集，並陸續把自己的珍藏無償捐獻給祖國和家鄉。

寧波是哲夫先生的父母之鄉，是寧波幫的發祥之地。多年來，哲夫先生身在海外，但特別留意收藏與寧波有關的文字、圖片與實物。除了已分兩批捐給籌建中的寧波博物館以外，現在編撰出版的《寧波舊影》，其中的許多圖片亦是哲夫先生的奉獻之一。這本圖片集收集了有關寧波的文字、圖片，從多個側面再現了寧波自鴉片戰爭以來的百年風貌。與出土文物不同，圖片更能繪真繪影地真切展現歷史舊貌，因而彌足珍貴。在攝影技術發明和推廣應用之前，手繪的寫真圖片就是惟一能“立此存照”的載體，儘管它們出自外國人之手，儘管不能完全和照片等量齊觀，但翻開《寧波舊影》，猶如翻開了歷史的冊頁。透過這些歷史畫面，可以看到我們寧波城市的變遷，可以看到我們寧波先民的飲食起居，可以看到昔日甬上市井的五行八作，有屈辱也有欣慰。既可令人會心一笑，也可令人掩卷長思。

合上這本畫冊，我們從歷史回到現實，從昨天回到今天，更會覺得今天的寧波是如此的美好，更覺得為了寧波明天任重道遠。“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歷史沒有愧對我們，我們也不能辜負歷史。

我認為這就是出版這本畫冊的現實意義。感謝歷史，也感謝哲夫先生，故此我樂意為之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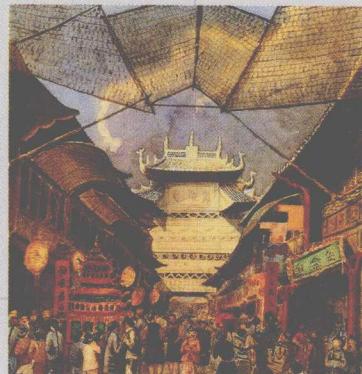
王宇輝

二〇〇四年六月於寧波

目 錄

序

- 1 19世紀中葉有關寧波的圖片
21 寧波的浙海關
29 昔日寧波的郵政
39 江北岸外人居留地
51 昔日寧波的交通
63 昔日寧波的醫院
73 昔日寧波的學校
87 昔日寧波的體育
95 昔日寧波的慈善事業
103 辛亥革命與寧波
111 孫中山先生寧波之行
117 古城風情
141 天一閣
149 行業拾零
163 各地勝跡
192 寧波城廂地圖
193 歷史的饋贈(代後記)



19世紀中葉有關寧波的圖片

早年英國雜誌有關寧波的報導

1844年的寧波街景

甬江入海口

鎮海孔廟

寧波沿海棉田

江南蠶桑之鄉

來自定海的囚徒

定海天后廟

英軍攻佔定海

定海英軍營地

英軍在舟山

英、法聯軍攻打寧波

英、法聯軍進攻奉化

華爾率領洋槍隊進犯慈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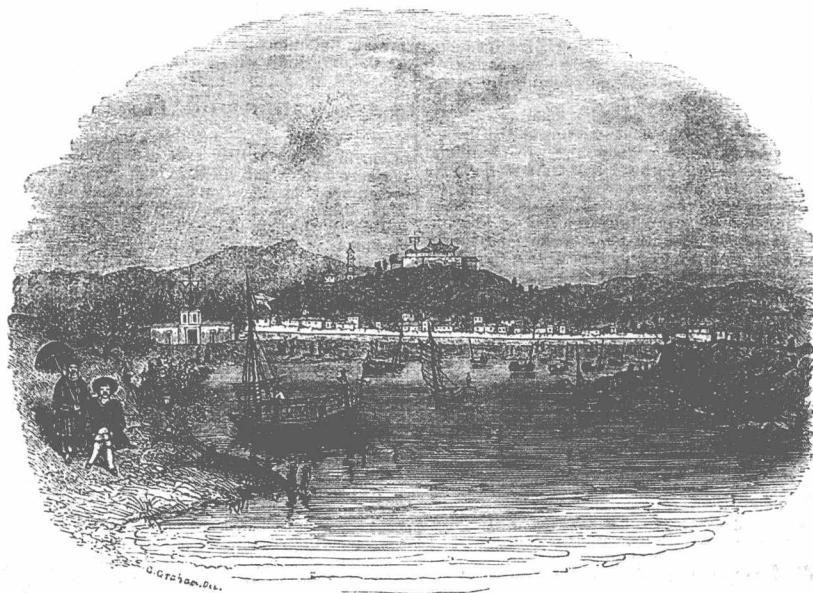
19世紀中葉有關寧波的圖片

照相術發明於19世紀中葉，到真正廣泛應用，已是20世紀。在此之前，海外對中國形像的瞭解就只能靠繪畫。由於清王朝長期採取“閉關自守”，在1842年“五口通商”之前，外國人被禁止入內地遊歷。開埠後，仍有條例規定“夷人不得內地遊歷”。因此最早有關中國的西洋畫來自官方的訪問團。1793年，英國畫師威廉·亞歷山大(William Alexander)隨英國馬戈爾尼使團訪問中國，到達天津、熱河(今承德避暑山莊)等地，回國後出版了畫冊，轟動一時。在此之前，荷蘭航行家尼霍夫(Jahonness Nieuof 1618–1672)以東印度公司代表名義來求與華通商，無果而返。他也畫了一些有關南京的畫稿。法國畫家博絮愛(Auguste Borget)於1838年到中國華南旅行，畫了大量中國南方的風景畫和風俗畫。

鴉片戰爭時，英國海軍隨軍畫師司達特(E.N.Stoddart)和海軍陸戰隊的懷特中尉(Lieutenant White)也畫了不少戰爭場面和地方風光。

下面選用的有關寧波的水彩畫作者是愛德華·克里(C.H.Clee)，他是英國的隨軍醫生，到過寧波。有關寧波的銅版畫的作者是托馬斯·阿羅姆(Thomas Allom)，他是英國的建築師和畫家，曾在英國皇家藝術學院(Royal Academy of Art)學習設計和繪畫，和上述的威廉·亞歷山大是校友。英國許多著名建築如議會大廈、聖彼得教堂、肯星頓公園都是他設計的。阿羅姆以水彩畫稱譽世界。他其實沒有到過中國，他的這些出版於1842年至1843年間的銅版畫都是根據上述到過中國的一些畫家的畫或畫稿進行再加工而成的，雖然他在建築、人物、服飾等方面力求符合當年的中國實際，但由於他沒有到過中國，往往在畫裏多加了些寶塔，山水也畫得介乎西洋畫寫實與中國畫寫意之間，人物臉形也只好用歐洲人的面孔。

今天看來，這些畫畢竟多少給我們留下了一些過去的景象，雖然不如照相那樣逼真，但也近乎當年的現實。



{Ning-Po.]

NING-PO

THE events now occurring in China give, at the present moment, a temporary interest to places of that singular empire, of which, being political and warlike, our peaceful pages cannot avail themselves; but we may be allowed to hope that the painful though perhaps necessary proceedings now occurring there may tend to produce a more pleasing interest, and a more lasting association with districts capable of maintaining a mutually beneficial intercourse with ourselves, and by no means undeserving of our attention from their own importance, apart from that derived from the energetic display of British power and valour.

One of such places is Ning-Po, the principal port of the province of Che-Kiang, situated about seventy miles east-south-east from Hang-Chow, the capital of the province, at the termination of the grand canal from Pekin, and about fifty westward of Chusan. The province is one of the most fertile in China, and is "the very centre of the silk manufactures and of tea cultivation, the two great staples of British trade in China." (Davis's 'Sketches.') Black tea is produced chiefly in this province and the neighbouring province of Fo-Kie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mulberry is carefully attended to, the leaves of the young trees being found to be most favourable to the superiority of the quality of the silk.

Ning-Po is situated on the right bank of the Tahee or Ning-Po river, about fifteen miles from its mouth, which is protected by the fortified town of Chin-Hae, recently taken by the English. The port is good; and the river, though it has a bar at the entrance, has a depth of fourteen feet to the walls of the city. The town is enclosed with walls of freestone, but which,

according to Gutzlaff,* though massive, were overgrown with weeds, and in a state of decay; it has five gates, two on the east, where is the port, as also two water-gates, for the barks in and out of the city by means of the canals, of which it has several. The other three gates are in the other three sides; while a floating bridge, upwards of a thousand feet in length, formed of sixteen flat-bottomed boats, bound together with iron chains, connects the eastern front with the suburb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river: this bridge was broken through in the late attack upon the town. Ning-Po is about five miles in circumference, and is said to contain 300,000 inhabitants. The streets are mostly narrow, as in all the towns of China, and appear to be more so from the overhanging penthouses of the shops, of which the town is full, some of the streets being also ornamented with triumphal arches. Gutzlaff, who was here in 1832, says, "We passed a broad street, well lined with the most elegant shops, which even exceed those of Canton. European manufactures, as well as Chinese, were here displayed to much advantage. Mirrors and pictures also, with the most splendid silks, embellished and decorated the scene;" and he adds, that Ning-Po "surpasses anything Chinese which we had yet seen, in the regularity and magnificence of the buildings, and is behind none in mercantile fame." Much of the trade of the port arises from the intercourse with the Japanese, to whom they convey their silk, receiving in return gold, silver, and copper. The Chinese also who have emi-

*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and 1833,' by Charles Gutzlaff. These voyages were undertaken in trading-vessels, but Mr. Gutzlaff had for his peculiar object the conversion of the Chinese to the Christian fai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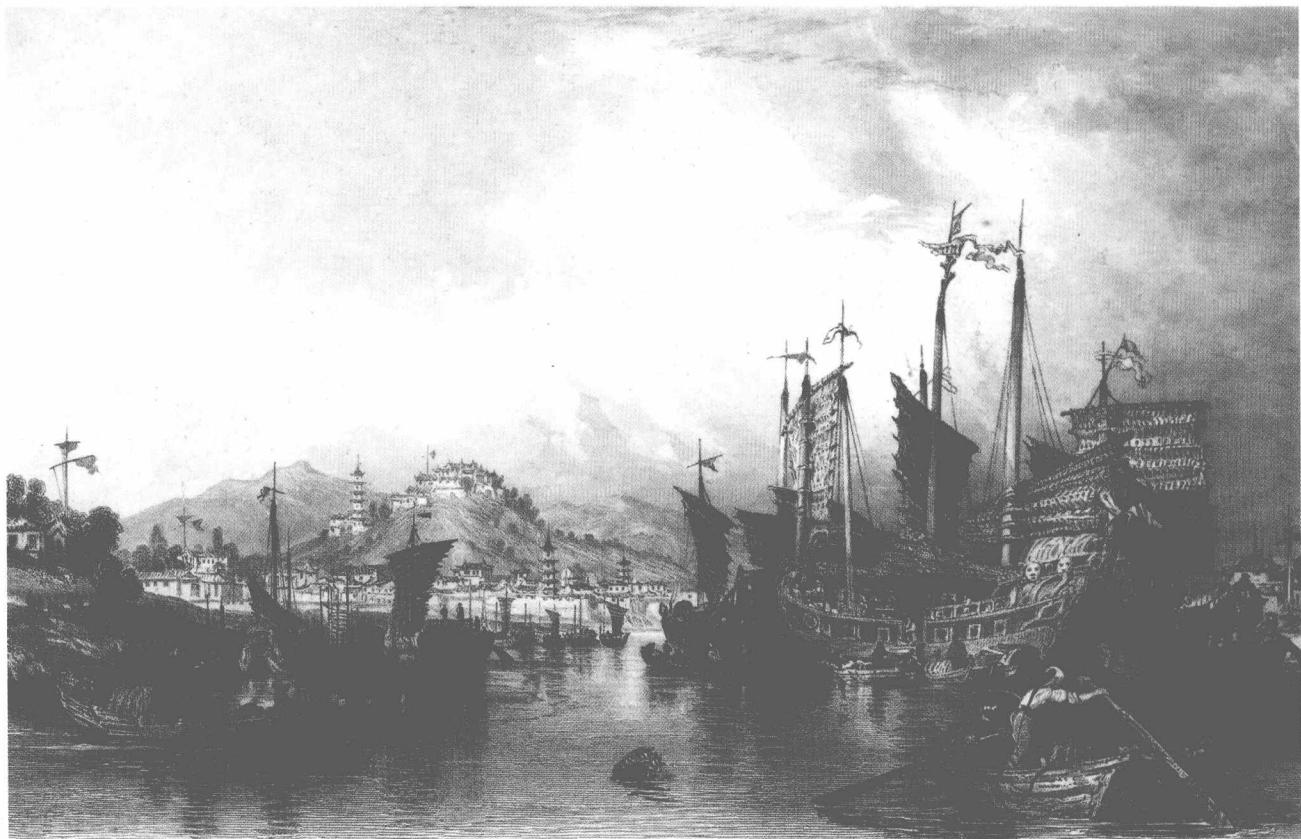
早年英國雜誌有關寧波的報導

這是1842年出版的英國《THE PENNY MAGAZINE》上一篇有關寧波的報導和一幅寧波的畫。文章大意是說：寧波是浙江省主要港口之一……浙江省土地非常肥沃，盛產絲、茶，為英國主要入口商品。……寧波在甬江口，外有富庶的鎮海作為屏障，是一良港，水深可達14英尺。寧波有五個城門，東邊有兩城門並附有兩水門，其餘三城門分為南、北、西。城內有一浮橋，由16隻浮船用鐵鏈繫成。居民有30萬，街道雖窄，但整齊。房屋建築精美，超過廣州。寧波的外貿多半與日本來往，輸出絲綢，輸入黃金、白銀和銅。這篇報導，是根據1831至1833年到過中國、來過寧波的CHARLES GULLOFF的著作寫成的，反映了寧波當時的實況。



1844年的寧波街景

這是一幅水彩畫，標題是《中國婚禮》(Chinese Wedding)，作者為愛得華·克里(E.H.Clee)。克里是當時英軍的隨軍醫生，他在遠東服役期間，每天都寫日記，也畫些當地的風土人情。這幅寧波街景便是他於1844年12月在寧波畫的。他在日記裏對寧波有如下的描述：“我登岸並遊覽主要大街。這條街是我在中國各城市中所見到的最好的，街上一片繁華景象，商店的招牌都是精工細雕的，漆上金邊或以朱漆塗寫，店舖售賣絲綢、扇子、陶瓷等。街道是以透明的貝殼鋪成……”畫面左側是迎親隊伍中寧波特有的新娘所坐朱金木雕萬工花轎。整幅圖畫充分反映了當年寧波市面的繁華。



甬江入海口

寧波坐落在浙江東部，為一良好的沿海港口，姚江、奉化江、甬江流經城市，溝通了浙東的西部和南部。宁波早在唐宋時就已是對外貿易的口岸，雖然清政府一直採取閉關自守的對外政策，但宁波與日本、南洋各地一直保持着藕斷絲連的貿易往來。清初中國缺銅，政府鑄銅錢和民間製銅器多通過宁波從日本進口銅及銀等；而日本也從寧波進口江南的絲綢、棉布、瓷器等。1830年左右，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林賽，為英國打破對華貿易入超的困境，曾乘坐“阿美士德號”三次在中國沿海尋找良港，寧波是他看中的地方。這也是為什麼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英國首先看中的不是香港，而是寧波、舟山等地的緣故。在廣州談判時英國就已提出要求割讓舟山等地，簽訂《南京條約》時又強烈要求開放寧波，作為通商口岸。他們認為：“寧波港裏停泊的船也比廣州要漂亮，特別是那些和日本貿易的船，非常豪華。”

這幅畫的遠景應為鎮海招寶山，佔畫面主要位置的大船就是當年的海運木船，桅檣如林，可以看出當年甬江口的繁華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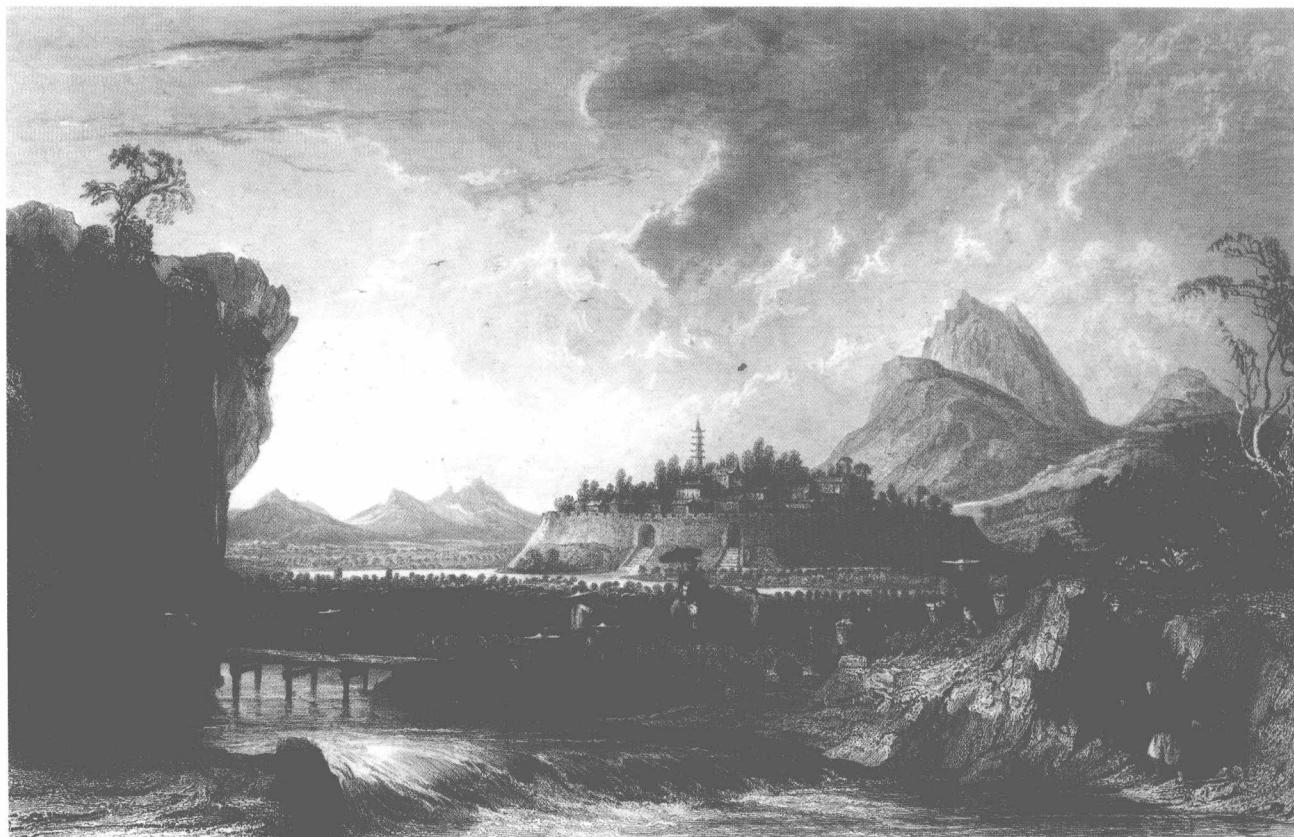


鎮海孔廟

鎮海當年是寧波的一個縣城，位於甬江口，面臨大海，城內有孔廟以供當地儒生文人們朝拜。

這幅畫中的鎮海孔廟大門建築優美，門前的人物也是當年打扮，只是臉孔是西洋的，原因是當時沒有攝影，後期加工描繪時只能用西洋人的面孔。

畫中的孔廟應是清代的建築規制。按此規制而建的孔廟都是廟門向南，入門後一般有石橋和池塘，正殿前有寬闊的明堂，以供舉行大型祭祀活動之用。周圍配以碑亭等建築和園林。正殿稱大成殿，正中供孔子像或“至聖先師”的牌位。每當科考季節，考生們都要到孔廟焚香頂禮，祈求孔子保佑他們考試成功。



寧波沿海棉田

“寧波城周圍是一片平原，平原四周又被丘陵和山地包圍，形成一塊盆地。這裏盛產棉花、稻米和各種牲畜。整個寧波的土地都能灌溉，交通又非常方便，明亮的天空，適宜的氣候，各種各樣的大樹……”這是19世紀中葉英國人對寧波的描述。這幅畫描繪的是在寧波沿海的棉田上，棉農們正在採摘棉花的情景。

寧波北部平原靠海，多沙土，土質含鹽碱，因而適宜種植棉花，整個寧波平原上靠杭州灣的鎮海、慈溪、餘姚都是當年棉花的主要產地。其後因為上海後來居上，江蘇各地也普遍種植棉花，經上海紡織後出口，寧波的棉花種植和紡織業一度受到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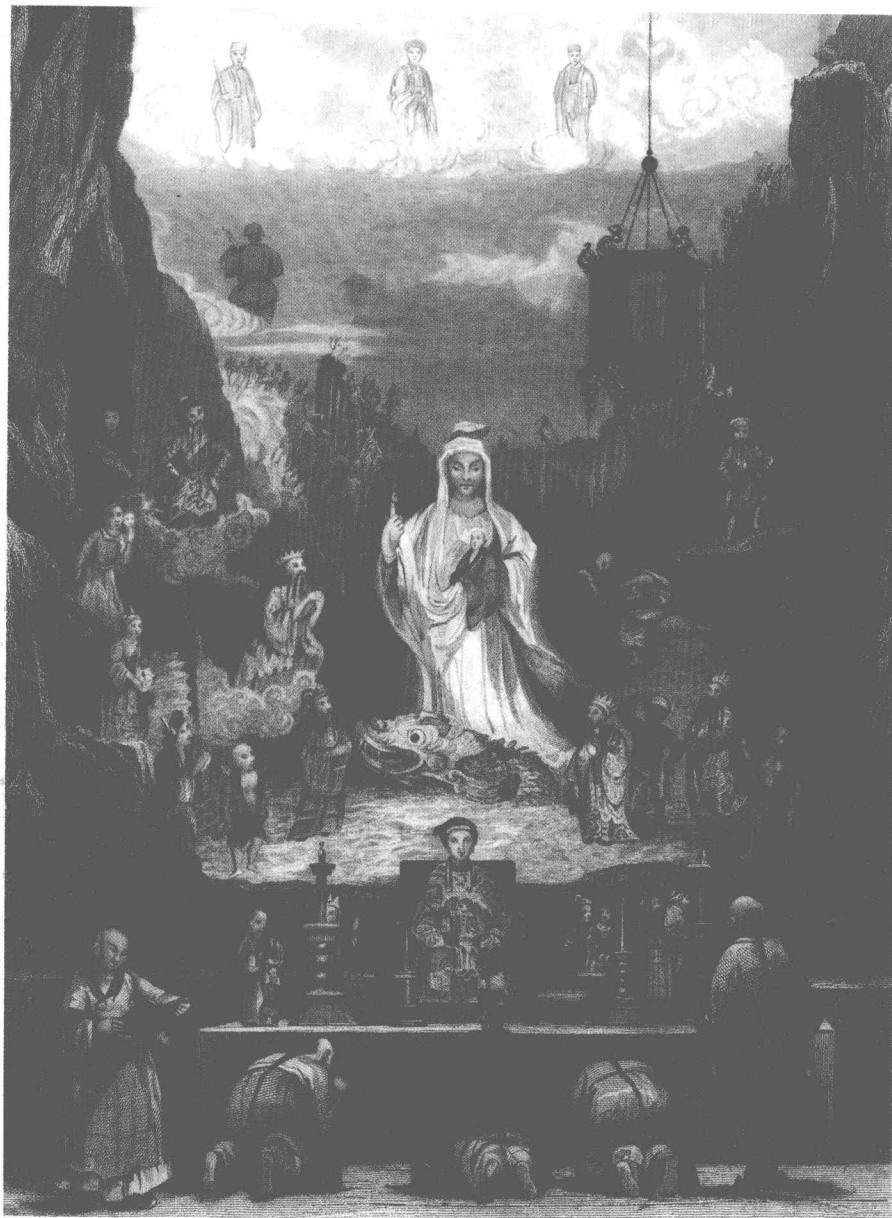
江南蠶桑之鄉

這幅畫描繪的是19世紀中葉浙東一帶養蠶織絲的忙碌景象。寧波當年是中國對日本主要的絲綢出口口岸。寧波原稱明州，現在浙江的絲織品以杭嘉湖地區較出名，但在唐宋時，明州僅西鄉一帶，村村養蠶已有千家之多，戶年產絲百斤以上；到了明清時，更見繁盛。清道光年間(1821~1850)，寧波養蠶紡絲業移到樟村、蜜巖一帶，達到5000戶之多，當地農戶百分之九十以養蠶為生，直到1937年前後，因國外人造絲的傾銷，寧波地區的養蠶紡絲業才漸次衰落。



來自定海的囚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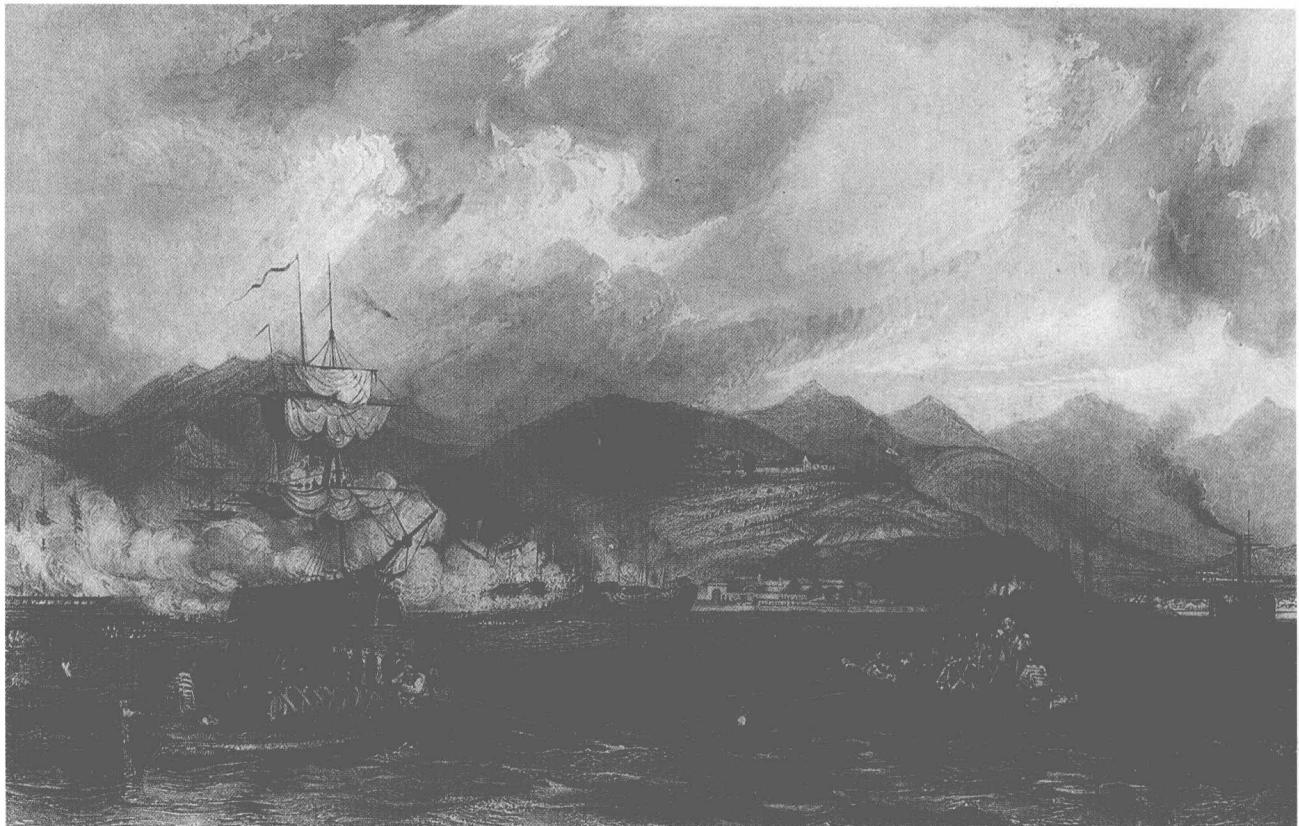
“枷”是中國一種傳統刑具，押解罪犯時所用，有些類似當今的手銬。“枷”用木板製成，中間留孔，可容頭頸和雙手置入。枷板上貼上封條並寫上罪犯的名字和罪行，押解過程也有鎮懾和羞辱的用意。此畫為當年英國茶商督察華納·瓦恩漢(Wanner Varnham)所繪。畫中一清朝小吏押解來自定海的戴“枷”囚徒。周圍群衆顯然是對囚徒表示同情，婦人在給囚徒吃東西，囚徒跪而受之；而一小孩正在從旁托起沉重的枷鎖，以減其負重，方便就食。所有人物的表情和那小吏完全不同，民與官的對立昭然若揭。



定海天后廟

天后廟又稱天妃宮，其正名應是媽祖廟，媽祖是中國沿海漁民和水手們供奉的航海女神。相傳媽祖在公元960年的農曆九月九日生於福建莆田一位姓林的官宦家庭，又名林默娘。據說其出生時即有“異相”，不啼不哭，長大後能觀天象，預測海浪和風暴，因而救了許多漁民和水手，被尊稱為“靈女”。她於公元987年“羽化昇天”成為女仙，在海上保護航行安全，故人們尊稱之為媽祖。我國天津、上海、寧波、廈門、泉州、澳門、台北等許多沿海城市都有媽祖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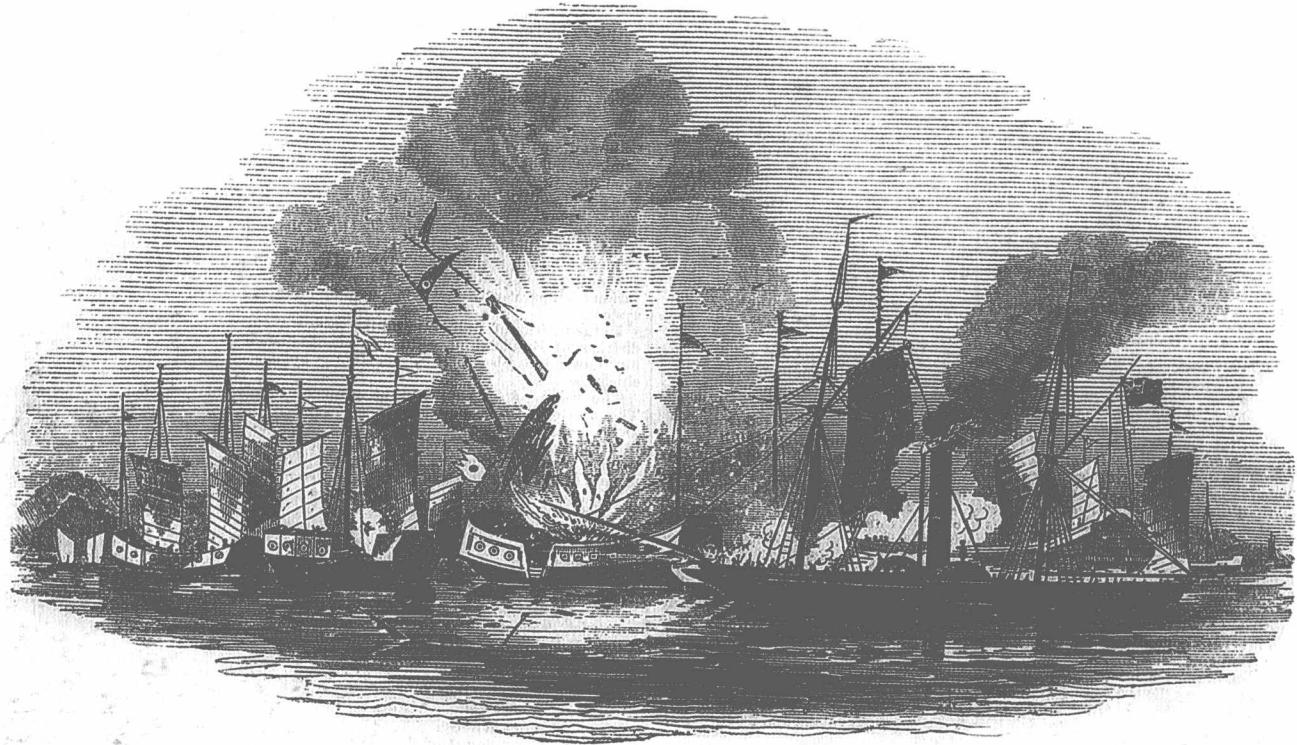
定海當年屬寧波府，是一貿易大港，故定海的媽祖廟也具規模。畫中除前排供奉媽祖這位凡間女神外，後排還供奉觀世音菩薩，她也是保護航海者的天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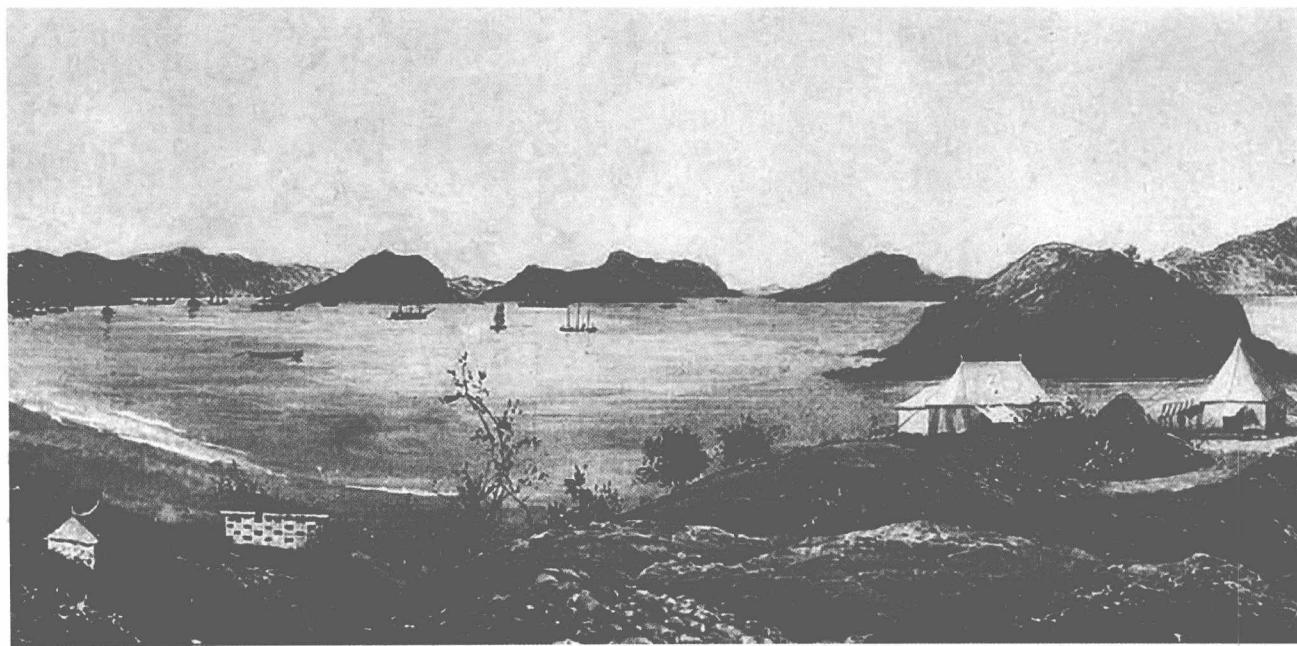
英軍攻佔定海

1840年4月10日，英國以中國禁止鴉片貿易和林則徐在廣州沒收並銷毀鴉片而向中國宣戰，發動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同年6月，英國數十艘軍艦和4000多官兵開赴中國。由於林則徐已經在廣州作了防禦部署，英軍進攻不能得逞，乃將主力北上，全力主攻舟山群島上的定海縣。7月4日，英軍艦在定海洋面一字排開，炮口對準定海縣城，給城內守軍一小時獻城投降的通牒，否則將炮轟定海，守城官兵不予理會。7月5日，英軍攻城。定海軍民堅決抵抗英軍的進攻，由於敵強我弱，在死傷幾千名軍民後，英軍佔領了定海。為了報復定海軍民的抵抗，英軍入城後進行了大規模的燒殺搶掠。據當時參與戰爭的一名英軍軍官回憶說：“軍隊登了岸，英國國旗就展開，從這一分鐘起，可怕的搶劫光景就在眼前，暴力地闖入每一幢房子，劫掠每一隻箱匣。街道上堆滿了圖畫、椅子、桌子、用具……一切都是被收拾回去，除了死屍以及被我們無情的大炮轟殘廢了的受傷者，只有當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拿時才停止搶劫。我們整理用來作贈送親友的禮物……不是戰場上，也不是從戰鬥中，而是從無助的平民中搶劫來的紀念品。”

這幅畫的原作者是當時參戰的海軍陸戰隊懷特(White)中尉。



定海海面戰鬥場面。



當年佔領舟山的英軍搭在山頂上的營帳。



定海英軍營地

定海之戰是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中國軍民死傷最慘烈的戰爭，英軍也有傷亡。1840年11月24日，據醫院報告，在醫院裏死亡的英軍官兵竟達405人，佔其總兵力的十分之一以上，且主要是死於腸胃病。

英軍侵佔定海的幾千兵員除佔居民房外，只能在丘陵上安營紮寨。夏天的炎熱很難熬，但最主要還是吃的問題。畫中有營帳，有英軍，還有老百姓，似乎能和平共處在一起，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當英軍入城後發現所有房屋全部關上門，所有街道一片死氣沉沉，幾千軍人的供應頓成問題。當年的軍艦上還沒有冷藏設備，由於要經過長達六個多月時間的海上航程，加上天氣炎熱，所帶桶裝腌牛肉也不能食用了。城中空無一物，哪去找吃的？派小分隊下鄉搶掠也往往是有去無返，常被老百姓打死（這在寧波歷史資料中均有記載）。好不容易搶了牛回來，也都是耕田的老水牛，吃後不易消化。醫院裏7月份死亡6人，到10月、11月份每月都死100多人，到11月24日的報告裏死亡已達405人。事後英軍在定海東嶽山下留下一墳，人稱紅毛墳，墓碑上說有死者400餘人，不知是否包括這病死在醫院的405人？